

一切的諸法，就破人的執著，所以把它說成如幻，又把它說成如夢，也把它說成啊，好像泡，也把它說成好像影，又把它說成好像那個露，又把它說成好像那個電。那麼說了這麼多的譬喻，就是教我們這個人呢，離開這一切執著。你若沒有執著了，一切法就都沒有用了；就因為我們有執著，佛才說法，破我們這個執著。

這第六呢，第六門呢，「如影像者」：啊，說的好像這個影，和這個像這個道理。這個影像啊，不是真的，所以才說，「一切萬法略有二義」：這個八萬四千法門，也就是一切的萬法，言其多，這個法門呢，太多了，所以說一切萬法；略有二義，那麼若是詳細講這個八萬四千法門，需要的時間呢，太多了，窮劫難盡，這講幾個大劫呀，也講不完的；那麼現在呀，簡略的來呀，講一講，那麼簡略啊，講它有兩種的意思。

第一種的，「皆如明鏡，含明了性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明鏡似的。所以這個神秀作了一首偈頌，他說，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」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明鏡的道理。這個明鏡啊，它含明了性，它啊，有這個明了的作用，你不明白，你照照鏡子就明白了。本來你不能啊，迴光返照，看不見自己的面，你眼睛啊，長到你的面上，但是你看不見你自己的面，啊，你自己的面是什麼樣子？看不見的。

啊，你自己這個面是個人的樣子啊？是個鬼的樣子啊？是個菩薩的樣子啊？是佛的樣子？你自己看不見。啊，那麼你若一照這個鏡子，啊！原來我是這樣子，也好像其他人，有兩個眼睛，有兩個鼻孔，有一個嘴巴，有兩道眉毛，或者有什麼特別的一種樣子，那麼自己就看見了，認識自己了，喔！原來你是這樣子，原來我是這樣子。那麼所以呀，這個鏡啊，就是顯物的，顯出來啊，這個樣子。

那麼雖然呢，是鏡是這樣子，但是我們這個心鏡啊，也是這樣子，心呢，「一心所成故」：這個明了性啊，我們這個心的這個明鏡啊，也有這個具足光明智慧，也有這個明了性，照了萬物，一切的道理，一經過啊，我們來分析，來研究，啊，它就啊，知道了，這個鏡的本體，譬如心。

「二分別所現，如影像故」：第二種的意思，就是分別。分別什麼呢？分別呀，那個所現出來的；所現出什麼呢？在這個鏡裏邊呢，現出這些個影像。啊，這個鏡子，它照物，雖然照物，但是沒有心，這個鏡子啊，不會說是，哦，我現在照你了，你是這個樣子，它沒有心。

爲什麼呢？它是無情的；雖然無情，但是它是個表法。我們心呢，也就像這個鏡子啊，一樣。那麼等外邊來的這種啊，境界呀，我們有所分別，這個影像啊，就現出了；就好像啊，在那個鏡子，你一照啊，就現出影像來一個樣。

「由初義故」：由啊，最初這個，啊，好像明鏡，它含明了性，啊，這一心所現的，「爲能現」：這個鏡子就是一個能現。「由後義故」：由後邊呢，這個分別所現的這個影像這個道理來講，這就啊，是「所現的」：這個鏡子它能現一切物，那一切物就是鏡子裡所現，所現出來的。

「一切法，互爲鏡像」：這一切的法呢，它也就互相爲鏡像；啊，你這一個法作鏡子，那一個法就作像，互相；哪一個法都可以作鏡，哪一個法都可以作像，這叫互爲鏡像。「如鏡互照」：就好像啊，這麼兩面鏡子一樣；兩面鏡子，這個鏡子裡，也可以照到那個鏡子，那個鏡子啊，又可以照到這個鏡子；互相啊，啊，攝照，你照我，我照你。

啊，「而不壞本相」：這個鏡子啊，互相來照，可是它那個本體呀，並不會壞的。不是啊，說你把我這個鏡子照到我這個相了，啊，我就壞了；或者我把你那個相照到我這個鏡子裏頭，啊，你那個相就壞了，不會的；它互相啊，不會壞這個相。所以呀，在下邊那個經上就說了，就是這華嚴經上就說了。

「遠物近物雖皆影現」：無論遠的物，和近的物，都是啊，這個影現出來。我們這個心裏看見，啊，一切物，也好像那個鏡子照見一切物一樣，所以呀，都是一種影像。「影不隨物」：這個都是啊，影現的，這個影啊，在這個鏡子裏頭所現這個影，不會呀，跟著那個物啊，去跑去；「而有遠近等啊」：你無論遠的物，照到這個鏡子裏也是一樣的；近的物，照到這個鏡子裏也是一樣的。啊，所以這個影啊，不會跟著那個物來跑。

也就是啊，我們這個影啊，就是心裏頭的這種妄想；你所見到的，都是妄想所現。我們看見有山，有河，這都是啊，在我們這個心的鏡子裏邊，現出來這一種的境界；那麼你若能明白這個好像鏡子裏現的這個影像，這又有什麼可執著的呢？所以呀，把一切的執著啊，就可以破了。我們人所以不能得到啊，自由，得到自在，不能得到解脫，就因爲有這種執著；你若沒有執著了，啊，那就是自由，那就是自在，那就是解脫了！